

作家与故乡

城南舊事

林海音 著 沈继光 摄影

英子的心，還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，
把家人和朋友，都摀在心上，到老不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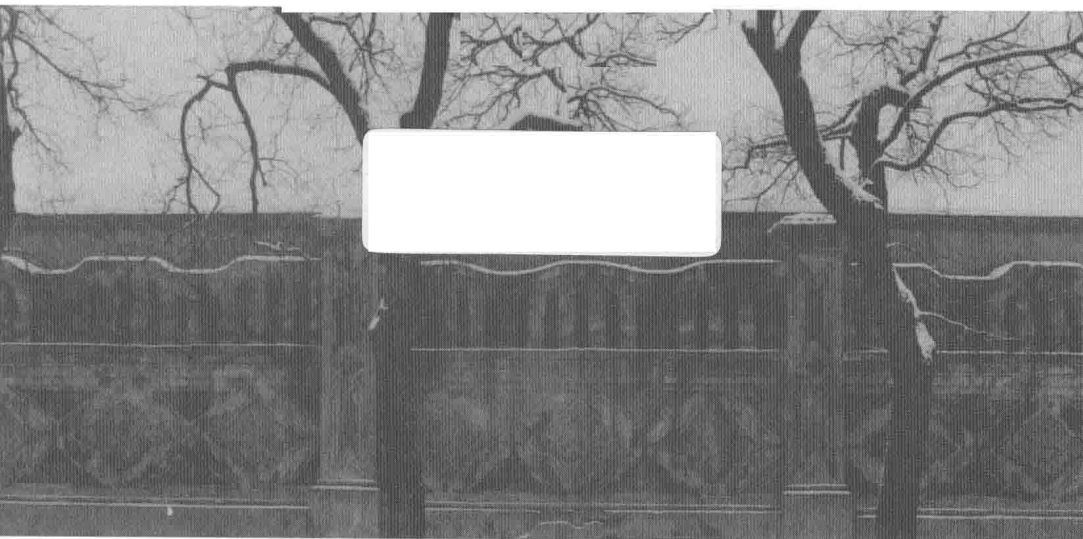
林海音

作家与故乡

城南舊事



林海音著
沈继光摄影



Copyright © 2014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城南旧事 / 林海音著；沈继光摄. -- 北京：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，2014.3
（作家与故乡）
ISBN 978-7-80768-019-2

I. ①城… II. ①林… ②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4200 号

出 版 人 樊希安

丛书策划 李 昕

责任编辑 阚牧野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（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）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

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印张14

字 数 130千字 图165幅

印 数 0,001-8,000册

定 价 48.00 元

（印装查询：010-64002717；邮购查询：010-84010542）

目录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	1
惠安馆	8
我们看海去	94
兰姨娘	133
驴打滚儿	164
爸爸的花儿落了	191
后记	202
收拾残片——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（沈继光） ...	213
残片不在，记忆失了根壤（沈继光）	218



“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”（摄于故宫西华门）

骆驼

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……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



骆

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。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？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



从鼓楼望钟楼。 钟楼，（元）至元九年（1272）始建，“阁四阿，檐三重，悬钟于上，声远愈闻之。”后毁于火。（清）乾隆十年（1745）重建，全部以砖石筑成，通高 47.95 米。每日黄昏鸣钟 108 响，随后起更，翌日清晨再鸣钟一次。（摄于地安门鼓楼下）

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铛、铛、铛”的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

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，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钟鼓楼和胡同一起，才有了钟鼓楼的意义。 “越钟鼓楼而西曰钟库胡同，曰小铃铛胡同，曰铃铛胡同，曰牛圈，曰汤平胡同，《顺天府志》作汤锅胡同。”（摄于汤锅胡同〔汤公胡同〕）





（左上）清绝广化寺。 创建于元代，清宣统元年，曾在寺院内筹建京师图书馆。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。题名“清绝”，更多是对它的赋予，对它的感受，又加上那天雪衣寺院。（摄于北海北沿鸭儿胡同）

（左下）孤树百姓家。 “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《下雪》的：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两片三片四五片，六片七片八九片，飞入芦花都不见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（摄于北海北沿鸭儿胡同）

（右）寒枝古干，瑞雪老屋。（摄于后红井胡同）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



青堂瓦舍百姓家。（摄于崇文花市）



太阳

我的小床上来了……

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

惠安馆



有大树的会馆院落。“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。冬天刚过，春天来了，有了最初暖绿的叶子。英子，别急，再过些天，树就长满叶子，花荫凉会撒得满庭满院。（摄于椿树南柳巷胡同路东）

太

一

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；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



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”。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妈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

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

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



（左）院门口。厚厚的门框门板，没有了棱角和漆色，门墩呢，方直被剥蚀成圆浑，外表雕饰的花叶还能依稀辨出。门口，挺干净，也挺阔绰，老祖宗似的槐树，像撑天的伞，罩着这院，罩着这半个胡同。您不用往上看，就看下面的粗干老根就明白了。老北京人，离不了这大树，忘不了这大树，因为它上百年来默默地护着你，伴着你，无言地爱着你，直至你的儿孙们。（摄于西旧帘子胡同）

（右）说不尽的台阶，看不尽的门墩。“不就是台阶和门墩嘛，几十年了，我出出进进，约摸也有几千次都不止，还有什么看头儿，什么说头儿？”熟视无睹讲的就是这种麻木的状态。当你把它当作第一次才看见，把它当作“江上之清风，山间之明月”以审美的眼光再重新审视，也许就全然不同了。石墩是什么表情？它在望着谁？坡石少了一块，是什么时候又怎么缺失的？阶石倾斜着，何时开始的？两道石缝的抔土中又冒出了什么小叶子？当我用心关注和体贴它们，爱的生活就开始了。（摄于宣武椿树南柳巷〔柳条胡同并入〕）

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”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燕京大学呀！”
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——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做唔得！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